

风物咏

春花三章

北芳

一缕新黄占早春

人间草木，只要开花，我就喜欢。春天的第一枝花，是迎春花。

春寒还未全退，土坡还冻得发硬，风扑在脸上还有点像小刀子刮，迎春花就一簇簇炸开了。别的花，比如梅花，那是雅人赏的，要有疏影，要有暗香，最好再衬着点残雪。迎春花不管这一套。它不是娇怯怯地开，而是热热闹闹、大大方方地黄，在一片灰扑扑的山野里，冷不丁撞出一片亮得晃眼的黄。一朵一朵，密密匝匝地贴在枝条上，远看像是一串串炸响了的金色小鞭炮，带着一股子闹盈盈的喜气。

枝条是四棱的，不像柳条那么圆润，有些倔强的意思，一丛一丛往外迸发。我偏爱这种黄，扎眼、敞亮、带着野气的明黄。枯藤老枝里，它不管不顾地开；冷清天地间，它热闹张扬，用无数小喇叭似的花，把春天硬生生喊醒。那股热烈，像把阳光揉碎了拧成花，看一眼就知道寒冬拦不住，春暖迟早要来。看着这花，想起汪曾祺先生说梨花的花瓣是月亮做的，那迎

春花呢？它的花瓣大概是太阳光里最嫩的那一点，在春寒料峭时，被谁不经意间拧了下来，随手撒在山坡上。

可记忆里，迎春花总跟坟地缠在一起。老家规矩怪，这么热烈的花，偏偏栽在坟头，别处很少见。小时候上山挖野菜，远远就看见一座座坟头，迎春花密密麻麻开得铺天盖地。我怕坟却不怕花，总忍不住折一大把，回家插在玻璃瓶里。母亲一见，必定一把拔出来扔了并告诫我：“以后不准掐！”

可我天性见了花就喜欢，上山照旧折花枝，不敢带回家，就伙同小伙伴们拿小铁锹在村头堆个小土堆，捡几块石头垒成小坟模样，把迎春花齐齐插上去。当天，街上婶子大娘就窃窃私语：“村头咋多了座新坟？也没听说谁家有事，还插满迎春。”

我躲在一旁偷笑，忍不住蹦出来喊：“那是我们堆的！”结果，母亲一顿好骂，拧着我的耳朵，逼我把土堆扒平。我们书上学歌：春季里来什么花儿开？春季里开的是迎春花。迎

村头一树杏花春

杏花，是春天最温柔的一抹浅粉，亦是古人笔下最缱绻的相思。

雨水二候，杏花传信，娇靥初绽，轻倚春风。杏花顶着清明的烟霭悄然开放，是继迎春花之后登场的又一捧春色，自带一份清艳入骨的气韵。它不似桃花那般秾丽动人，可我生于农历二月，杏花恰是二月的花信，心底便多了一层偏私与亲近。它白中透粉，粉里含润，如少女初妆，淡扫蛾眉，不染半分俗尘，只一眼，便轻轻落进人心深处。

古人爱杏花，爱得入骨，入诗入画。“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写尽江南春日迷人的烟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道尽临安城最诗意的清晨。它是如约而至

的春之信使，亦是人间烟火里最清雅的一抹点缀。

年少时向往爱情，总爱在春日的清晨或黄昏，像张爱玲笔下《爱》里的少女，静静立在杏树下，等候那个不早一步、不晚一步、恰好相逢的人。也曾倚着墙头，心念那句“恰似一枝红杏出墙头，空教人风雨替花羞”，守一份温柔的期盼，盼一场前世牵今生、今生系来世的相遇，演一折《墙头马上》的缱绻戏码。

清冷的杏花开得轻，开得柔，开得不慌不忙。枝桠疏朗，花影清浅，一簇簇，一层层，如云似雪，又似胭脂轻染。风过处，花瓣簌簌飘落，那不是凋零，是春在人间缓步，是温柔在天地间缓缓舒展。

樱开不负相思意

春风次第，花事如潮，不知不觉间，樱桃花悄悄开了。它开在篱落疏疏处，开在墙角漠漠边，开在漫山遍野的山坡上——怯生生，素淡淡，风一来，微微颤，像少女初解心事，不敢抬眼。

其实唐人早已识得它的好。刘禹锡写道：“樱桃千万枝，照耀如雪天。”那是何等气象！一坡樱开，漫山覆雪，素白如云，洁净无尘。风过处，花影轻摇，如烟似雾，恍若漫天飞雪，倏然飘落人间。

故乡多樱桃树。老屋侧边、篱笆拐角、菜园尽头，多是原生小樱桃；山坡园地里，则是嫁接后的大樱桃。小

樱桃是古早品种，果熟时软红可爱，人鸟争食，却不耐远运；大樱桃为培植新种，果大肉厚，酸甜适口，便于储运。

大樱桃花开时，团团簇簇，白汪汪铺展着，不似名花矜贵，只作人间烟火。花心微黄，五瓣纤薄，日头照着，竟有些透亮，像宣纸浸了清水，晕开一圈圈光阴。

白居易谪居浔阳时，见江畔樱桃花盛开，挥笔写下：“樱桃花昨夜开如雪。”那时他病中独坐，看花影映窗，想来也忆起长安旧时光。花依旧是当年花，人却已非当年人。

如此想来，樱桃花是担得起相思的。花开是相逢，花落是别离。花落

春花开什么人儿戴？战斗英雄戴起来。迎春花是给英雄戴的呀，怎么能栽在坟地呢？

母亲用方言解释着，大意是说，因为它四季常青，开花早，扦插易活、蔓延快，繁殖能力强，铺遍坟头，象征生生不息，寓意子孙绵延、家族根基稳。栽了，不允许别人去折去动。我明白了，去坟上折迎春花，是对逝者的不敬。

多年后，春节去别人家串门，看见有人把迎春养在花盆里，满盆明黄，像缀满了小欢喜。我当即央求人，分了一株带回家养。这一养，便是好多年。数九寒天，别的花都缩着不肯露头，它先悄悄鼓出花苞，它一开，生命体内千般欲望，如同“春”字，谁不想活得风情万种呢！

迎春花骨气硬，天最冷、地最冻的时候，抢先一步开，悄悄告诉所有人：冬天要走了，好日子要来了。人间光景也是如此。再漫长的冬，也有花破冰而出；再漆黑的夜，也有光如期而至。

杏花之美，清而不冷，艳而不妖。它不争不抢，在桃李未盛之时，悄悄开满村头巷尾、院前屋后、山坡地头。它是村庄的第一枝繁花，是少年情窦初开的载体，是推开窗便撞个满怀的温柔。

花开时，叶未发；叶发时，花已落，一如忘川河畔的彼岸花，花叶两不相见。不禁想起刀郎《花妖》里那句“君住在钱塘东，妾在临安北”，相爱的人，却生生世世错过。花开花落间，亦藏着时光的深意：开得淡然，落得从容，不执着于盛放，不畏惧于飘零，只把最干净的颜色，留给恰好相逢的春天。

愿你我如杏花，在人间守一份清柔，不喧哗，不浮躁，于平凡烟火里，开出独属于自己的清雅与温柔。

时，青果已如豆，茸茸的，青青的，藏在叶底。从花开到果熟，不过四十余日。小满时节，樱桃红了，鸟雀先尝了去。人摘一颗入口，酸中带甜，都是山野原封不动的馈赠。

你说樱桃如红豆，最宜寄远。作为思念的意象，与南国的红豆遥相呼应。樱桃花开时，你寄来了小诗：“胶东春色灿，樱雨润芳鲜。向君乞一枝，夜深细细看。”

春风又绿青山，樱桃花开满坡。花可赏，果可尝，心可安，意可长。若你也倦了尘嚣，念起清欢，不妨赴这一场春日之约。

——你，来是不来？

诗歌港

等一场雨（外一首）

赖玉华

风来

尘土便迷了我的眼
春日的晴朗
被大地细细啃噬
野花草蹄起脚尖
奋力举起蜷曲的枯色
对岸
内夹河的水
一寸寸向低处退去
岸边柳条泛着青绿
垂下一缕轻愁在河面晃荡
一只鸟
滑翔过干涸的大地
在干裂的大地上
写满无声的等待
无数个未曾落雨的黄昏
我在等一场雨
对白另一个自己

江南

和煦的春风

又渡江南
乌篷船摇走旧日离别
两岸烟火，晕开西湖色
一度转身
便以为山水万重
悠长的青巷里
斑驳光影刻着过往
拈花湾、烟雨断桥、
时尚濮院、西塘古镇
层层浸湿了岁月
挥手作别的瞬间
已把思念藏起，系在
江南的归程

春天，赏花吧

于大卫

别再守着窗儿等风来
春天已把花海铺展开
郁金香举着明亮的灯盏
满山遍野，撞碎一怀暖

杏花先落，桃花又开
争着把温柔递到眼前来
樱花雍容怒放着花香
玉兰、梨花白得清浅又柔软
小蜜蜂钻进花蕊
把甜蜜和花粉一同沾满

那些叫得上名字
叫不上名字的花
都不辜负这大好春光
各自舒展，各自芬芳
不喧哗，却足够热烈
把沉寂一冬的人间点亮

风掠过枝头，香满四方
每一朵都是春天的翅膀
带着希望，带着清朗
所以别犹豫，别徘徊
春天，赏花吧
去奔赴一场春天热闹的盛放